



國 學 / 滄海叢刊 /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 
(一)

錢  
穆著



#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

著 穆 錢

1976

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滄海叢刊

#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

(二)

錢 穆 著

1980

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

滄海叢刊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初版

#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一)

基本定價壹元捌角捌分

版權  
所有  
必究

著者 錢

發行人 莊

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
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
剛

彰 穆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 
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版  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再版

◎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(二)

著者 錢 穆  
發行人 莊 剛  
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 
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
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 
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

## 序

余早年即好治孔孟儒家言，最先成論語孟子要略兩書，因考孟子生平，遂成先秦諸子繫言。惟讀書漸多，愈不敢於孔孟精義輕有發揮。晚年，始成論語新解及孔子傳，雖對孔子思想續有啓悟，然常自慚，於孔聖人深處，恐終未有登堂入室之望。於孟子僅略闡其性善義。惟於易傳中庸，認爲當出脫周秦漢間，則信之甚篤。於大學，僅闡其格物義，偶有撰述，皆收本集中。於其他先秦諸子，深信老子書晚出，凡所論辨，集爲老莊通辨一書。又有莊子纂箋，此爲余治道家言之所得。余又深信名家源於墨，除墨子與惠施兩小書外，此編第三冊所收皆是。余又爲擬陰陽家言發微，迄未下筆，僅於劉向歆父子年譜中，略述其意。此文當收八本書之第二編。又有中國思想史一書，於上所提，皆粗有涉及。荒陋所得於先秦諸子方面者，僅止於此。又曾撰荀子篇節考，乃在蘇州中學任教時所成，曾刊載於吳江某生所編某雜誌中，自謂昔人治荀書，獨未於此有注意，惜行篋中缺此篇，附識於此，誌微帶之自珍焉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冬至日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二。

論易卦起源，及其彖數。二易本事，就周易上下經六十四卦，論其本事，而主要則在闡明易起商周之際之一傳說。三易傳辨，專辨十傳非孔子作。一二兩篇先成，第三篇因事擱置。抗戰期間，寓成都北郊賴家園，此稿爲白蟻所蝕，每頁僅存插架之前面，不及一頁之三分之一，已無法補寫。吳江沈生，在此稿草創時鈔去一副本，今不知尚存天壤間否。本集收易經研究一篇，乃其一鱗片爪。此稿則如飛龍之在天，雲漢無極，可望而不可得見矣。是亦一可悵惋之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清明節後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二。

## 內 容 簡 介

本書係作者彙集其六十年來之散篇論文，有關討論中國歷代學術思想之部份，而未收入作者各專書之內者。書分三編，上編自上古迄先秦，中編自秦漢迄唐五代，下編自宋迄現代。

本書乃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上編之下集，所收散篇論文共二十篇，上起孔子，下迄秦代，於儒道墨名四家思想，其內容之異同出入，其年代之先後遞變，均有精確之分析、詳密之考訂。對於古今聚訟之問題，一一以獨特之見解，與以圓通之論定，尤其如易傳與小戴禮記諸篇之融會儒道，大學中庸兩篇中所未經開發之新義，墨辯諸篇與惠施公孫龍之間之派別分歧，莫不深入淺出，獨闢奇境。並於哲學思想以外，引申及於社會史及文學史，分別讀之，各樹一義。會合而觀，對於先秦百家，渾成一體，誠為治該時代之學術思想者所不可不讀之一書。



#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一) 目錄

## 序

一、中國古代北方農作物考	一
二、中國古代山居考	三一
三、周公與中國文化	八三
四、讀詩經	九九
五、西周書文體辨	一五三
六、易經研究	一七一
七、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	一九一

#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二) 目錄

儒家之性善論與其盡性主義	二四一
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	二五六
中庸新義	二八三
中庸新義申釋	三〇七
心與性情與好惡	三二四
大學格物新釋	三四一
儒禮雜議之一——非門	三五六
釋俠	三六七
駁胡適之說儒	三七三
讀周官	三八三

11/19/02

墨辨探源	三九〇
墨辨碎話	四一九
推止篇	四二五
惠施歷物	四七四
惠學鈞沉	四七九
公孫龍子新解	四八九
公孫龍七說	五二八
辯者言	五三八
名墨響應辨	五五五
中國古代散文——從西周至戰國	五五八

## 中國古代北方農作物考

### (一)

中國與埃及巴比倫印度，見推爲世界四大文明發源地。此四大文明之發生，則莫非受農業之影響。而此四大區域之農業，羣認爲皆因河流灌溉之便利而引起。因此中國古代北方之黃河，遂若與埃及之尼羅河，巴比倫之兩河，印度之印度河與恒河，在世界人類最早農業文明之產生，有其相似之地位。而夷考其實，則頗不然。

首當注意者，厥爲中國北方黃河平原，其所處緯度較高，顯然與埃巴印三國有別。此平原之土壤性質，既自有其特點，而此區域之氣候與雨量，亦不能與埃巴印三區域相提並論。中國史家，因於誤認古代黃河流域之農事，應與埃巴印三區域大體相類，遂疑古代河域，其氣候溫度，

當遠較後代爲高。又疑此區域中之雨量，亦較後代爲富。其實此項推想，殊無堅明之證據。其在未有文字記載之前，眞況若何，史料缺乏，尙難詳論。惟就其見於中國古籍之文字材料，綜合推考，則實未見中國古代河域，其氣候雨量，有與後世甚相違異之迹象。關於此層，已零星散見於本文作者其他著述中，在此不再詳引。

此文之注重點，乃在考論中國古代北方農作物之大概情況，而藉以映顯出中國古代北方農事之特徵。由於指陳出中國古代北方農事之特徵，而再映顯出中國文化淵源之特徵。其所由以異於印巴埃三區域者何在，其影響於中國文化之傳統性者又何在，皆可由此窺其一斑。此乃本文微旨所寄，而本文所着眼討論者，則盡於農作物之一項。其引申推究，則非本文範圍所欲論，讀者自可循此闡究也。

中國古籍，述及古代農作物，其主要者稱五穀，或稱九穀。五穀九穀究何指，從來討論者頗不乏。然多注重於某名之當爲某物，專在名實上作考釋，而本文作意，則轉更着眼於歷史時代之演進，自遠古迄於先秦，此一經歷，實甚遙遠。即據文字記載，已達兩千年左右之長時期。中國古代農業，在此遙遠之歷程中，必有幾番演進，不當混并一視，此不煩深論而可知者。本文作者，於農事常識，味無所知，其能力所及，則僅限於根據古代典籍遺文，參之前人對於五穀九穀之討論成績，而另從歷史上分期推尋之新眼光，加進一時代演進之新觀點，而試將若干史料，加以排比調整，而其所發現，則頗有道前人之所未道者。至其粗略未能成爲定論，則固作者所自承也。

(二)

茲首當論及者，厥爲關於中國遠古之農事傳說，大率皆指山耕，而此項傳說，屢見於先秦典籍，實不可謂無可信之價值也。

在中國古史上，有一番洪水之傳說，洪水之後，人民大率山居。如孟子云：

當堯之時，水逆行，汎濫於中國，龍蛇居之，民無所定，上者爲巢，下者爲營窟，是也。營窟者，趙岐注云：

鑿岸而營度之，以爲窟穴而處之。

是謂營窟即穴處也。清儒焦循孟子正義說之云：

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。

焦氏增釋營字爲相連義，較之趙注更見明析。在中國古代此種穴居之風，不僅見述於孟子，他書如小戴記禮運篇亦云：

昔者先王未有宮室，冬則居營窟，夏則居橧巢。

易繫辭傳亦云：

上古穴居而野處。

詩大雅公劉篇亦云：

### 陶復陶穴。

此皆言古人營窟穴居也。上引三書，與孟子所言復有小異。蓋謂古人穴居，由於宮室之制猶未創立，文化猶在草昧之期，而不謂其專由於洪水。今於堯舜時代洪水之實況，以及洪水以前文化之詳情，既難詳論。然僅就古籍記載，中國古代北方，自堯舜傳說時代以後，尚多穴居之風，此自西周詩人，迄於戰國學者，所言皆如此，斷無不信。即在近代，乘隴海路火車，自河南鄭縣而西，憑窗外眺，中國古代北方穴居營窟之遺風，尚多遺迹，瞻矚可見。據今推昔，中國古代北方人之頗尚穴居，其事更可想像得之。即西周時代司空官名之由來，亦可由此推論。蓋空即窟穴，即指民居也。

今既指陳古代北方中國人之穴居，而山耕傳說，遂易見其連帶可信。蓋穴居本不在平野，而必在陵阪陂陀，居於是，耕於是，而中國古代北方農業之多屬山耕，其事躍然可想矣。故史記云：

舜耕歷山，漁雷澤，

此明言舜之山耕也。神農氏為中國遙古發明農事傳說中之第一人，而神農氏又稱烈山氏，烈山者，即焚山而耕也。中國歷史上發明農事傳說之第二人，神農以外，是為后稷。國語之魯語有之曰：

稷勤有穀而山死。

是謂耕於山故死於山。而吳越春秋亦云：

堯遭洪水，人民泛濫，逐高而居。堯聘棄，使民山居，隨地造區。

山居即營窟穴居也。棄作后稷，使民山居，則棄之教民稼穡，亦必多屬山耕可知。今山西省南部有稷山，歷古相傳爲后稷教稼處。余二十餘年前舊作周初地理考，已詳證其地望與傳說之可信。則吳越春秋雖係晚出書，其言棄之使民山居，與孟子所言，可作互證，殆非全不足憑矣。

言遠古之山耕者，又見於淮南子，其言曰：

堯之治天下也，……其導萬民，水處者漁，山處者木，谷處者牧，陸處者農。澤臯織網，陵阪耕田。

此雖曰陸處者農，而又曰陵阪耕田，是知所謂陸處，即在陵阪，是其所耕即屬山田矣。

其實陵阪耕田之風，亦不止古代中國爲然。即在近代，此制南北皆有。其尤著者，如陝西四川湖南諸省，山田梯耕，到處可見。然則謂中國古代農業多半屬山耕，固非無據鑿說矣。

(三)

今既承認中國古代農業之多屬於山耕，則請進而推論及於山耕之作物。棄稱后稷，此即棄之教民稼穡，以稷爲其時之主要農作物之明證也。左傳有云：

稷，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爲稷。自夏以上祀之。周棄亦爲稷，自商以來祀之。

此謂周棄爲稷之前，神農氏之後裔已先爲稷，其事信否無可論。然循此有可論者，則爲中國古代



北方之農作物，實以稷爲主。故遠古之發明農業者，乃至後代之主管農政者，皆得稷稱。此非顯然而易見乎？中國古代教農督農之官皆稱稷，下至春秋時猶然。故國語云：

農祥晨正，土乃脈發，先時九日，太史告稷。

若非五穀中以稷爲中國古代之主要農作物，何以自古有關農事傳說中之大人物，如柱，如棄，皆獨稱曰稷，而後世農官，亦沿續稱稷乎？

惟其中國古代，以稷爲農業之主要作物，故稷又得爲五穀之總名。許氏說文，訓稷爲五穀之長。又云：稷乃祭祀之粢盛。今試問：何以中國古人，獨尊稷爲五穀之長乎？又何以獨尊稷而奉爲祭祀之粢盛乎？此必有義可說。白虎通說之云：

五穀衆多，不可一一而祭。稷，五穀之長，故祭之也。

此以兩事并歸一義，謂稷爲五穀之長，故古人尊之以爲祭品。然則稷又何以獨得爲五穀之長乎？蔡邕月令章句，（見續漢志引）說其事有云：

稷，秋夏乃熟，歷四時，備陰陽，穀之貴者。

又月令注云：

稷，五穀之長，首種。

此二說皆晚出，實無當於古人貴稷之真義，殆後人不得其說而姑爲之說耳。清儒邵晉涵說之云：稷爲庶民所恒食，厥利孔溥，古者重民食，所由以稷名官，又奉稷而祀之也。